



紅樓夢卷八十一

占旺相四美釣游魚 奉嚴詞兩番入家塾

且說迎春歸去之後邢夫人像沒有這事倒是王夫人撫養了一場却甚實傷感在房中自己歎息了一回只見宝玉走來請安看見王夫人臉上似有淚痕也不敢坐只在傍邊站着王夫人叫他坐下宝玉纔捱上炕來就在王夫人身旁坐下王夫人見他呆呆的瞅着似有欲言不言的光景便道你又爲什麼這樣呆呆的宝玉道並不爲什麼只是昨兒聽見二姐姐這種光景我實在替他受不得雖不敢告訴老太太却這兩夜只是睡不着我想咱們這樣人家的姑娘那裡受得這樣的委屈況且

二姐姐是個最懦弱的人向來不會和人拌嘴偏偏兒的遇見這樣沒人心的東西竟一點兒不知道女人的苦處說着幾乎滴下淚來王夫人道這也是沒法兒的事俗語說的嫁出去的

女孩兒潑出去的水叫我怎麼樣呢宝玉道我昨兒夜裡倒想了一個主意咱們索性回明了老太太把二姐姐接回來還叫他紫菱洲住着仍舊我們姐妹弟兄們一塊兒吃一塊兒頑省得受孫家那混賬行子的氣等他來接咱不叫他去撐硬由他接一百回咱們留一百回只說是老太太的主意這個豈不好呢王夫人聽了又好笑又好惱說道你又發了什麼氣了混說的是什麼大凡做了女孩兒終久是要出閨子的嫁到人家去

娘家那裡顧得也只好看他自己的合運碰得好就好碰得不好也就沒法兒你難道沒聽見人說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那一個個都像你大姐姐做娘娘呢況且你二姐姐是新媳婦孫姑爺也還是年輕的人各人有各人的脾氣新來乍到自然要有些扭別的過几年大家摸着脾氣兒生兒長女以後那就好了你斷斷不許在老太太跟前說起半個字我知道了是不依你的快去幹你的去罷不要在這裡混說說得宝玉也不敢作聲坐了一回無精打彩的出來了驚着一肚子悶氣無處可泄走到園中一逕往瀟湘館來剛進了門便放聲大哭起來黛玉正在梳洗方畢見宝玉這個光景倒嚇了一跳問是怎麼了合誰

慳了氣了連問几聲宝玉低着頭伏在桌子上嗚嗚咽咽哭的說不出話來黛玉便在椅子上怔怔的瞅着他一會子問道到底是不是別人合你慳了氣了還是我得罪了你呢宝玉搖手道都不是都不是黛玉道那麼着爲什麼這麼傷起心來宝玉道我只想着借們大家越早些死的越好活着真真沒有趣兒黛玉聽了這話更覺驚訝道這是什麼話你真真正發了瘋了不成宝玉道也並不是我發瘋我告訴你你也不能不傷心前兒二姐回來的樣子和那些話你也都聽見看見了我想人到了大的時候爲什麼要嫁嫁出去受人家這般苦楚還記得借們初結海棠社的時候大家吟詩做東道那時候何等熱鬧如今宝

姐姐家去了連香菱也不能過來二姐姐又出了門去了几个知心知意的人都不在一處弄得這樣光景我原打算去告訴老太太接二姐姐回來誰知太太不依倒說我歇混說我又不敢言語這不多几時你瞧瞧園中光景已經大變了若再過几年又不知怎麼樣了故此越想不由人不心裡難受起來黛玉聽了這番言語把頭漸漸的低了下去身子漸漸的退至炕上一言不發嘆了口氣便向裡躺下去了紫鵲剛拿進茶來見他兩個這樣正在納悶只見襲人來了進來看見宝玉便道二爺在這裡呢麼老太太那裡叫呢我估量着二爺就是在這裡黛玉聽見是襲人便欠身起來讓坐黛玉的兩個眼圈兒已經哭

的通紅了。宝玉看見道：「妹妹我剛纔說的不過是些歇話，你也不用傷心。你要想我的話，時身子更要保重，纔好你歇歇兒罷。」老太太那邊叫我看去，就來說着往外走了。襲人悄問黛玉道：「你兩個又爲什麼？」黛玉道：「他爲他二姐姐傷心，我是剛纔眼睛作癢，揉的並不爲什麼。」襲人也不言語，忙跟了宝玉出來，各自散了。宝玉來到賈母那邊，賈母却已經歇晌，只得回到怡紅院。到了午後，宝玉睡了，中覺起來，甚覺無聊，隨手拿了一本書看。襲人見他看書，忙去沏茶伺候。誰知宝玉拿的那本書，却是古樂府，隨手翻來，正看見曹孟德對酒當歌，人生几何一首，不覺刺心，因放下這一本文，拿一本看時，却是晉文，翻了幾

頁，忽然把書擡上托着，腮只管痴癡的坐着。襲人倒了茶來，他這般光景，便道：「你爲什麼又不看了？」宝玉也不答言，接過茶來，喝了一口，便放下了。襲人一時摸不着頭腦，也只管站在旁邊，跌跌的看看他，忽見宝玉站起來，嘴裡咕咕囔囔的說道：「好一個放浪形骸之外，襲人聽了，又好笑，又不敢問，他只得勸道：「你若不愛看這些書，不如遣到園裡逛逛，也省得悶出毛病來。」那宝玉只管口中答應，只管出着神，往外走了一時，走到沁芳亭，但見蕭疎景象，人去房空，又來至蘅蕪院，更是香草依然，門窗掩閉，轉過藕香榭來，遠遠的只見幾個人，在蓼溼一帶闌干上，靠着有幾個小丫頭，跌在地下，找東西。宝玉輕輕的走到假

山背後聽着只聽一個說道着他狀上來不狀上來好似李綺的語音一個笑道好下去了我知道他不上來的這個却是探春的聲音一個又道是了姐姐你別動只管等着他橫豎上來一個又說上來了這兩個是李綺邢岫烟的聲音見宝玉忍不住拾了一塊小磚頭兒往那水裡一撂咕咚一聲四個人都嚇了一跳驚訝道這是誰這麼促狹唬了我們一跳宝玉笑着從山子後直跳出來笑道你們好樂啊怎麼不叫我一聲兒探春道我就知道再不是別人必是二哥哥這樣淘氣沒什麼說的你好好兒的賠我們的魚罷剛纔一個魚上來剛剛兒的要釣着叫你唬跑了宝玉笑道你們在這裡頑竟不我找我還要罰你

們呢大家笑了一回宝玉道借們大家今兒釣魚占占誰的運氣好看誰釣得着就是他今年運氣大好的釣不着就是他今年運氣不好借們誰先釣探春便讓李紋李紋不肯探春笑道這樣就是我先釣回頭向宝玉說道二哥哥你再趕走了我的魚我可依了宝玉道頭裡原是我耍唬你們頑這會子你只管釣罷探春把絲繩拋下沒十來句話的工夫就有一個楊葉兒兒吞着鉤子把漂兒墜下去探春把竿一挑往地下一撩却是活迸的侍書在滿地上亂抓兩手捧着攔在小磁罈內清水養着探春把釣竿遞與李紋李紋也把釣竿垂下但覺絲兒一動忙挑起來却是個空釣子又垂下去半晌釣絲一動又挑起來

還是空釣子李紋把那釣子拿上來一瞧原來往裡釣了李紋
笑道怪不得釣不着忙叫素雲把釣子敲好了換上新虫子上
邊貼好了葦片兒垂下去一會兒見葦片直沉下去急忙提起
來倒是一個二寸長的鯽魚兒李紋笑着道宝哥哥釣罷宝王
道索性三妹妹合那妹妹釣了我再釣岫烟却不答言只見李
綺道宝哥哥先釣罷說着水面上起了一個泡兒探着道不必
儘着讓了你看那魚都在三妹妹那邊呢還是三妹上快着釣
罷李綺笑着接了釣竿兒果然沉下去就釣了一個然後岫烟
也釣着了一個隨將竿子仍舊遞給探春探春遞與宝玉宝
玉道我是要做妻太公的便走下石磯坐在池邊釣起來豈知

那水裡的魚看見人影兒都躲到別處去了宝玉看着釣竿等
了半天那釣絲兒動也不動剛有一個魚兒在水邊吐沫宝玉
把竿子一幌又唬走了急的宝玉道我最是個性兒急的人他
偏性兒慢這可怎麼樣呢好魚兒快來罷你也成全成全我呢
說的四人都笑了一言未了只見釣絲微微一動宝玉喜得滿
懷用力往上一擲把釣竿往石上一碰折做兩段絲也振斷了
釣子也不知到那裡去了衆人越發笑起來探春道再沒見像
你這樣國人正說着只見麝月慌慌張張的跑來說二爺老太
太醉了叫你快去呢五個人都唬了一跳探春便問麝月道老
太太叫二爺什麼事麝月道我也不知道就只聽見說是什麼

開破了叫宝玉來問還要叫璉二奶奶一塊兒查問呢嚇得宝
玉發了一回歎說道不知又是那個了頭遭了瘟了探春道不
知什麼事二哥哥你快去有什麼信兒先告麝月來告訴我們
一聲兒說着便同李紋李綺岫烟走了宝玉走到賈母房中只
見王夫人陪着賈母摸牌宝玉看見無事纔把心放下了一半
賈母見他進來便問道你前年那一次大病的時候後來虧了
一個瘋和尚和個禿道士治好了的那會子病裡你覺得是怎
麼樣宝玉想了一回道我記得得病的時候兒好好的站着倒
像背地裡有人把我攔頭一棍疼的眼睛前頭漆黑看見滿屋
子裡都是些青面獠牙拿刀舉棍的惡鬼躺在炕上圍着將袋

上加了幾個繩子是已後使疼的任什麼不知道了到好的
時候又記得堂屋裡一片金光直照到我房裡來那些鬼都跑
着躲避便不見了我的頭也不疼了心上也就清楚了賈母告
訴王夫人道這個樣兒也就差不多了說着鳳姐也進來了見
了賈母又回身見過了王夫人說道老祖宗要問我什麼賈母
道你前年害了邪病你還記得怎麼樣鳳姐兒笑道我也全不
記得但覺自己身子不由自主倒像有些鬼怪拉拉扯扯要我
殺人總好有什麼拿什麼見什麼殺什麼自己原覺狠之只是
不能住手賈母道好的時候還記得麝鳳姐道好的時候好像
空中有人說了几句話是的却不記得說什麼來着賈母道這

麼看起來竟是他了他姐兒兩個病中的光景合纔說的一樣
這老東西竟這樣壞心宝玉在認了他做乾媽倒是這個和尚
道人阿彌陀佛纔是救宝玉性命的只是沒有保答他鳳姐道
怎麼老太太想起我們的病來呢賈母道你問你太太去我懶
待說王夫人道剛纔老爺進來說起宝玉的乾媽竟是個混賬
東西邪魔外道的如今鬧破了被錦衣府拿住送入刑部監要
問死罪的了前几天被人告發的那個人叫做什麼潘三保有
一所房子賣與斜對過當舖裡這房子加了幾倍價錢潘三保
還要加當舖裡那裡還肯潘三保便買囑了這老東西因他常
到當舖裡去那當舖裡人的內眷都與他好的他就使了個法

兒叫人家的內人便得了邪病家翻宅亂起來他又去說這個
病他能治就用些神馬紙錢燒獻了果然見效他又向人家內
眷們要了十几兩銀子豈知老佛爺有眼應該敗露了這一天
急要回去掉了一個絹包兒當舖裡人檢起來一看裡頭有許
多紙人還有四九子狼香的香土哇異着呢那老東西倒回來
找這絹包兒這裡的人就把他拿住身邊一搜搜出一個匣子
裡面有象牙刻的一男一女不穿衣服光着身子的兩個魔王
還有七根硃紅綉花針立時送到錦衣府去問出許多官員家
大戶太太姑娘們的隱情事來所以知會了營裡把他家中一
抄抄出好些呢塑的煞神几匣子鬧香炕背後空屋子裡掛着

一盞七星燈燈下有幾個草人有頭上戴着腦箍的有胸前穿著釘子的有項上拴著鎖子的櫃子裡無數紙人兒底下几篇小賬上記著某家驗過應我銀若干得人家油錢香分錢也不計其數鳳姐道僧們的病一準是他我記得僧們病後那老妖精向趙姨媽處來過几次要向趙姨媽討銀子見了我便臉上變貌變色兩眼驚難是的我當初還猜疑了几遍總不知什麼原故如今說起來却原來都是有因的但只我在這裡當家自然惹人恨怨怪不得人治我寶玉可合人有什麼譬呢忍得下這樣毒手賈母道焉知不因我疼宝玉不疼環兒竟給你們種了毒了呢王夫人道這老貨已經問了罪決不好叫他來對証

沒有對証趙姨娘那裡肯認賬事情又大鬧出來外面也不雅等他自作自受少不得要自己敗露的賈母道你這話說的也是這樣事沒有對証也難作準只是佛爺菩薩看的真他們姐兒兩個如今又比誰不濟了呢罷了迴去的事鳳哥兒也不必提了今日你合你太太都在我這邊吃了晚飯再過去罷遂叫鴛鴦琥珀等傳飯鳳姐趕忙笑道怎麼老祖宗倒操起心來王夫人也笑了只見外面幾個媳婦伺候鳳姐連忙告訴小丫頭子傳飯我合太太都跟着老太太吃正說着只見玉釧兒走來對王夫人道老爺要我一件什麼東西請太太伺候了老太太的飯完了自己去我一找呢賈母道你去罷保不住你老爺有

要緊的事王夫人答應着便留下鳳姐兒伺候自己退了出來
回至房中合賈政說了些閒話把東西拔了出來賈政便問道
迎兒已經回去了他在孫家怎麼樣王夫人道迎了頭一肚子
眼淚說孫姑爺兇橫的了不得因把迎兒的話說了一遍賈政
嘆道我原知不是對頭無奈大老爺已說定了教我也沒法不
過迎了頭受些委屈罷了王夫人道這還是新媳婦只指望他
已後好了好說着嗤的一笑賈政道笑什麼王夫人道我笑這
玉今兒早起特特的到這屋裡來說的還是些孩子話賈政道
他說什麼王夫人把宝玉的言語笑說了一遍賈政也忍不住
的笑因又說道你提宝玉我正想起一件事來這小孩子太矣

放在園裡也不是事生女兒不濟事還是別人家的人生兒若
不濟事關係非淺前日倒有人和我提起一位先生來學問人
品都是極好的也是兩邊人但我想兩邊先生性情最是和平
俗們城裡的孩子個個踢天弄井鬼聰明倒是有有的可以搪塞
就搪塞過去了胆子又大先生再要不肯給沒臉一日哄哥兒
是的沒的白耽誤了所以老輩子不肯請外頭的先生只在本
家擇出有年紀再有點學問的請來掌家塾如今儒太太爺雖
學問也只中平但還彈壓的住這些小孩子們不至以顛預了
事我想宝玉閒着總不好不如仍舊叫他家塾中讀書去罷了
王夫人道老爺說的狠是自從老爺外任去了他又常病竟耽

擱了好几年如今且在家學裡溫習溫習也是好的賈政點頭
又說些閒話不題且說宝玉次日起來梳洗已畢早有小廝們
傳進話來說老爺叫二爺說話宝玉忙整理了衣服來至賈政
書房中請了安站着賈政道你近來作些什麼功課雖有幾篇
字也算不得什麼我看你近來的光景越發比頭几年散蕩了
況且每每聽見你推病不肯念書如今可太好了我還聽見你
天天在園子裡和姊妹們頑頑笑笑甚至和那些丫頭們混鬧
把自己的正經事總丟在腦袋後頭就是做得几句詩詞也並
不怎麼樣有什麼希罕處比如應試選舉到底以文章爲主你
這上頭倒沒有一點兒工夫我可囑咐你自今日起再不許做

詩做對的了單要習學八股文章限你一年若毫無長進你也
不用念書了我也不願有你這樣的兒子了遂叫李貴來說明
兒一早傳焙茗跟了宝玉去收拾應念的書籍一齊拿過來我
看看親自送他到家學裡去喝命宝玉去罷明日起早來見我
宝玉聽了半日竟無一言可答因回到怡紅院來襲人正在着
急聽信見說取書倒也歡喜獨是宝玉要人卽刻送信與賈母
欲叫攔阻賈母得信便命人叫過宝玉來告訴他說只管放心
先去別叫你老子生氣有什麼難爲你有我呢宝玉沒法只得
回來囑咐了丫頭們明日早早叫我老爺等着送我到家學
裡去呢襲人等答應了同麝月兩個倒替着醒了一夜次日一

早襲人便叫醒宝玉梳洗了換了衣服打發小了頭子傳了焙茗在二門上伺候拿着書籍等物襲人又催了兩遍宝玉只得出來過賈政書房中來先打聽老爺過來了沒有書房中小廝答應方纔一位清客相公請老爺回話裡邊說梳洗呢命清客相公出去候着去了宝玉聽了心裏稍稍安頓連忙到賈政這邊來恰好賈政着人來叫宝玉便跟着進去賈政不免又囑咐幾句話帶了宝玉上了車焙茗拿着書籍一直到家塾中來早有人先搶一步回代儒說老爺來了代儒站起身來賈政早已走人向代儒請了安代儒拉着手問了好又問老太太近日安麼宝玉過來也請了安賈政站着請代儒坐了然後坐下賈政

道我今日自己送他來因要求托一番這孩子年紀也不小了到底要學個成人的舉業纔是終身立身成名之事如今他在家中只是和些孩子們混鬧雖懂得几句詩詞也是胡諍亂道的就是好了也不過是風雲月露與一生的正事毫無干涉代儒道我看他相貌也還體面靈性也還去得爲什麼不念書只是心野貪頑詩詞一道不是學不得的只要發達了已後再學還不遲呢賈政道原是如此目今只求叫他讀書講書作文章倘或不聽教訓還求大爺認真的管教管教他總不至有名無實的白耽誤了他的一世說畢站起來又作了一個揖然後說了些閒話纔辭了出去代儒送至門首說老太太前替我問好

請安罷賈政答應着自己上車去了代儒回身進來看見宝玉在西南角靠窗戶擺下一張花梨小棹右邊堆兩套舊書前薄薄兒的一本文章叫焙茗將紙墨筆硯都擱在抽屜裡藏着代儒道宝玉我聽見說你前兒有病如今可大好了宝玉站起來道大好了代儒道如今論起來你可也該用功了你父親望你成人懇切的狠你且說從前念過的書打頭兒理一遍每日早起理書飯後寫字晌午講書念几遍文章就是了宝玉答應了個是回身坐下時不免四面一看見昔時金釵輩不見了几个又添了几个小學生都是些粗俗異常的忽然想起秦鐘來如今沒有一個做得伴說句知心話兒的心上凄然不樂却不敢作聲只是悶着看書代儒告訴宝玉道今日頭一天早些送你家去罷明日要講書了但是你又不是狠愚笨的明日我倒要你先講一兩章書我聽試試你近來的工課何如我總曉得你到怎麼個分兒上頭說得宝玉心中亂跳欲知明日聽解何如且聽下卷分解

紅樓夢卷八十二

老學究講義警頑心 病瀟湘痴魂驚惡夢

話說宝玉下學回來見了賈母賈母笑道好了如今野馬上了籠頭了去罷見見你老爺回來散散兒去罷宝玉答應着去見賈政賈政道這早晚就下了學了麼師父給你定了工課沒有宝玉道定了早起理書飯後寫字晌午講書念文章賈政聽了點點頭兒因道去罷還到老太太那邊陪着坐坐去你也該學些人功道理別一味的貪頑晚上早些睡天天上學早些起來你聽見了宝玉連忙答應幾個是退出來忙忙又去見王夫人又到賈母那邊打了個照面兒趕着出來恨不得一走就走到

瀟湘館纔好剛進門口便拍著手笑道我依舊出來了猛可裡
倒唬了黛玉一跳紫鵲打起簾子宝玉進來坐下黛玉道我恍
惚聽見你念書去了這怎麼就回來了宝玉道噯呀了不得我
今日不是被老爺叫了念書去了麼心上到像沒有和你們見
面的日子了好容易熬了一天這會子瞧見你們竟如死而復
生的一樣真真古人說一日三秋這話再不錯的黛玉道你上
頭去過了沒有宝玉都去過了黛玉道別處呢宝玉道沒有去
黛玉道你也該瞧瞧他們去宝玉道我這會子懶待動了只和
妹妹坐著說一會話兒罷了老爺還叫早睡早起只好明日再
瞧他們去了黛玉道你坐坐兒可是正該歇歇兒去了宝玉道

我那裡是之只是悶得慌這會子倦們坐著纔把個散了你又
催起我來黛玉微微的一笑因叫紫鵲把我的龍井茶給二爺
泡一碗二爺如今念書了比不得頭裡紫鵲笑着答應去拿茶
葉叫小丫頭子泡茶宝玉接著說道還提什麼念書我最厭這
些道學話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誑功名混飯吃也罷了
還要說代聖賢立言好些的不過拿些經書湊搭湊搭也罷了
更有一種可笑的肚子裡原沒有什麼東拉西扯弄的半鬼蛇
神還目以為博奧這那裡是闡發聖言的道理目下老爺口口
聲聲要我學這個我又不敢違拗你這會子還提念書呢黛玉
道我們女孩兒家雖然不要這個但小時跟着你們兩村先生

念書也曾看過內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遠的那時候雖不大懂也覺得好不可一槩抹倒況且你要取功名這個也清貴些宝玉聽到這裡覺得不甚入耳因想黛玉從來不是這樣人怎麼也這樣勢慾薰心起來又不敢在他跟前駁回只在鼻子眼裡笑了一聲正說着忽聽外面兩個人說話却是秋紋和紫鵲只聽秋紋道襲人姐姐叫我老太太那裡接去誰知却在這裡紫鵲道我們這裡纔泡了茶索性讓他喝了再去說着二人一齊進來宝玉和秋紋笑道我就過去又勞動你來找秋紋未及答言只見紫鵲道你快喝了茶去罷人家都想了一天了秋紋啐道呸好混賬丫頭說的大家都笑了宝玉起身纔

辭了出來黛玉送到屋門口兒紫鵲在抬階下站着宝玉出去纔回房裡來却說宝玉回到怕紅院中進了屋子只見襲人從裡間迎出來便問回來了麼秋紋便應道二爺早來了在林姑娘那邊來宝玉道今日有事沒有襲人道事却莫有方纔太太叫鴛鴦姐姐來吩咐我們如今老爺發狠叫你念書如有了娘們再敢和修禎笑都要照着晴雯司棋的例辦我想伏侍你一場賺了這些言語也沒什麼趣兒說着便傷起心來宝玉忙道好姐姐你放心我只好生念書太太再不說你們了我今兒晚上還要看書明日師父叫我講書呢我要使喚橫豎有麝月秋紋呢你歇歇去罷襲人道你要真肯念書我們伏侍你也是歡

喜的宝玉聽得了赶忙吃了晚飯就叫點燈把念過的四書翻出來只是從何處看起翻了一本看去章章裡頭似乎明白細按起來却不狠明白看着小註又看講章鬧到梆子下來了自已想道我在詩詞上覺得狠容易在這個上頭竟沒頭腦便坐着呆呆的歎想襲人道歇歇罷做工夫也不在這一時的宝玉嘴裡只管胡亂答應麝月襲人纔伏侍他睡下麝月纔也睡了及至睡醒一覺聽宝玉炕上還是翻來覆去的襲人道你還醒着呢麼你到別混想了養養神明兒好念書宝玉道我也是這樣想只是睡不着你來給我揭去一層被襲人道天氣不執別揭罷宝玉道我心裡煩燥的狠自把被窩退下來襲人忙爬起來

來按住把手去他頭上一摸覺得微微有些發熱襲人道你別動了有些發燒了宝玉道可不是襲人道這是怎麼說呢宝玉道不怕是我心煩的原故你別吵嚷省得老爺知道了必說我裝病逃學不然怎麼病的這樣巧明兒好了原到學裡去就完事了襲人也覺得可憐說道我靠著你睡罷便和宝玉搥了一回脊梁不知不覺大家都睡着了直到紅日高升方纔起來宝玉道不好了晚了急忙梳洗畢問了安就往學裡來了代儒已經變着臉說怪不得你老命生氣說你沒出息第二天你就懶惰這是什麼時候纔來宝玉把昨兒發燒的話說了一遍方過去了原舊念書到了下晚代儒道宝玉有一章書你來講講

王過來一看却是後生可畏章室玉心上說這還好幸虧不是學庸問道怎麼講呢代儒道你把節旨句子細細兒講來室玉把這章先朗朗的念了一遍說這章書是聖人勉勵後生教他及時努力不要弄到說到這裡抬頭向代儒一瞧代儒覺得笑了笑了一笑道你只管說講書是沒有什麼避忌的禮記上說臨文不諱只管說不要弄到什麼室玉道不要弄到老大無成先將可畏二字激發後生的志氣後把不足畏二字警惕後生的將來說罷看着代儒代儒道也還罷了申講呢室玉道聖人說人生少時心思才力樣樣聰明能幹實在是可怕的那裡料得定他後來的日子不像我的今日若是悠悠忽忽到了四十歲

又到五十歲既不能發達這種人雖是他後生時像個有用的到了那個時候這一輩子就沒有人怕他了代儒笑道你方纔節旨講的倒清楚只是句子裡有些孩子氣無聞二字不是不能發達做官的話聞是實在自己能發明理見道就不做官也是有聞了不然古聖賢有避世不見知的豈不是不做官的人難道也是無聞麼不足畏是使人料得定方與焉知的知字對針不是怕的字眼要從這裡看出方能入細你懂得不懂得室玉道懂得了代儒道還有一章你也講一講代儒往前揭了一篇指給室玉室玉看是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室玉覺得這一章却有些刺心便陪笑道這句話沒有什麼講頭代儒道

胡說譬如場中出了這個題目也說沒有做頭麼宝玉不得已講道是聖人看見人不肯好德見了色便好的了不得殊不知德是性中本有的東西人偏都不肯好他至於那個色呢雖也是先天中帶來的無一人不好但是德乃天理色是人慾人那裡肯把天理好的像人慾是的孔子雖是嘆息的話又是聖人回轉來的意思并且見得人就有好德的好得終是浮淺直要像色一樣的好起來纔是真好呢代儒道這也講的到罷了我有句話問你你既懂得聖人的話爲什麼正犯着這兩件病我雖不在家中你們老爺也不會告訴我其是你的毛病我知盡知的做一個人怎麼不望長進你這回兒正是後生可畏的時

候有聞不足畏全在你自己做去了我如今限你一個月把念過的舊書全要理清再念一個月文章已後我要出題叫你作文章了如若懈怠我是斷乎不依的自古道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你好生記着我的話宝玉答應了也只得天天按着功課幹去不題且說宝玉上學之後怕紅院中甚覺清淨閒暇襲人倒可做些活計拿着針線要綉個檳榔包兒想着如今宝玉有了工課了頭們可也沒有飢荒了早要如此晴雯何至弄到沒有結果冤死狐悲不覺滴下泪來忽又想到自己終身本不是宝玉的正配原是偏房宝玉的爲人却還拿得住只怕娶了一個利害的自己便是尤二姐香菱的後身素來看着賈母

王夫人光景及鳳姐兒往往露出話來自然是黛玉無疑了那黛玉就是個多心人想到此際臉紅心熱拿着針不知戳到那裡去了便把活計放下走到黛玉處去探探他的口氣黛玉正在那裡看書見是襲人欠身讓坐襲人也連忙迎上來問姑娘這几日身子可大好了黛玉道那里能彀不過硬朗些微你在家裡做什麼呢襲人道如今宝二爺上了學房中一點事兒沒有因此來瞧瞧姑娘說話兒說着紫鵲拿茶來襲人忙站起來道妹妹坐着罷因又笑道我前兒聽見秋紋說妹妹背地裡說我們什麼來着紫鵲也笑道姐姐信他的話我說宝二爺上了學房姑娘又隔斷了連香菱也不過來自然是悶的襲人道

你還提香菱呢這纔苦呢撞着這位太歲奶奶難為他怎麼還把手神着兩個指頭道說起來比他還利害連外頭的臉面都不顧了黛玉接着道他也彀受了尤二姑娘怎麼死了襲人道可不是想來都是一個人不過名分裡頭差些何苦這樣毒外面名聲也不好聽黛玉從不聞襲人背地裡說人今聽此話有因便說道這也難說但凡家庭之事不是東風壓了西風就是西風壓了東風襲人道做了旁邊人心裡先怯了那裡倒敢去欺負人呢說着只見一個婆子在院裡問道這是林姑娘的屋裡麼那位姐姐在這裡呢雪雁出來一看模模糊糊認得是薛姨媽那邊的人便問道做什麼婆子道我們姑娘打發來給

這裡林姑娘送東西的雪雁道等等兒雪雁進來回了黛玉
黛玉便叫領他進來那婆子進來請了安且不說送什麼只是
覷着眼睛黛玉看的黛玉臉上倒不好意思起來因問道宝姑
娘叫你來送什麼婆子方笑着回道我們姑娘叫給姑娘送了
一瓶兒蜜餞荔枝來回頭又瞧見襲人便問道這位姑娘不是
宝二爺屋裡的花姑娘麼襲人笑道媽媽怎麼認得我婆子笑
道我們只在太太屋裡看屋子不大跟太太姑娘出門所以姑
娘們都不太認得姑娘們碰着到我們那邊去我們都模糊記
得說着將一個瓶兒遞給雪雁又回頭看看黛玉因笑着回襲
人道怨不得我們太太說這林姑娘和你們宝二爺是一對兒

原來真是天似似的襲人見他說話造次連忙岔道媽媽你乏
了坐坐喫茶罷那婆子笑嘻嘻的道我們那裡忙呢都張羅琴
姑娘的事呢姑娘還有兩瓶荔枝叫結宝二爺送去說着顛顛
魏魏告辭出去黛玉雖惱這婆子方纔冒撞却因是宝釵使來
的也不好怎麼樣他出了屋門纔說一聲道給你們姑娘
道費心那老婆子還只管嘴裡咕咕嚶嚶的說這樣好模樣兒
除了宝玉什麼人擊受的起黛玉只姓沒聽見襲人笑道怎麼
人到了老來就是混說白道的叫人聽着又生氣又好笑一時
雪雁拿過瓶子來與黛玉看黛玉道我懶待吃拿了擱起去罷
又說了一回話襲人纔去了一時晚粧將卸黛玉進了書間猛

抬頭看見了菱枝瓶不禁想起日間老婆子的一番混話甚是
刺心當此黃昏人靜千愁萬緒堆上心來想起自己身子不年
年紀又大了看宝玉的光景心裡雖沒別人但是老太太舅母
又不見有半點意思深恨父母在時何不早定了這頭婚姻又
轉念一想起倘若父母在時別處定了婚姻怎能教似宝玉這
般人初心地不如此時尚有可圖心內一上一下輾轉纏綿竟
像醜醜一般嘆了一回氣吊了幾點泪無情無緒和衣倒下不
知不覺只見小了頭走來說道外面雨村賈老爺請姑娘黛玉
道我雖跟他讀過書却不比男學生要見我作什麼況且他和
舅舅往來從未提起我也不便見的因叫小了頭回覆身上有

病不能出來與我請安道謝就是了小了頭道只怕要與姑娘
道喜南京還有人來接說着又見鳳姐同邢夫人王夫人宝釵
等都來笑道我們一來道喜二來送行黛玉慌道你們說什麼
話鳳姐道你還粧什麼呆你難道不知道林姑爺陞了湖北的
糧道娶了一位繼母十分合心合意如今想着你摺在這裡不
成事體因托了賈雨村作媒將你許了你繼母的什麼親戚還
說是續弦所以着人到這裡來接你回去大約一到家中就要
過去的都是你繼母作主怕的是道兒上沒有照應還叫你連
二哥哥送去說的黛玉一身冷汗黛玉又恍惚父親果在那裡
做官的樣子心上急着硬說道沒有的事都是鳳姐姐混鬧只

見那天人向王夫人使個眼色兒他還不信呢僭們走罷黛玉含着泪道二位舅母坐坐去衆人不言語都冷笑而去黛玉此時心中乾急又說不出來哽哽咽咽恍惚又是和賈母在一處的是的心中想道此事惟求老太太或還可救於是兩腿跪下去抱着賈母的腰說道老太太救我我南邊是死也不去的况且有了繼母又不是我的親娘我是情愿跟着老太太一塊兒的但見老太太呆着臉兒笑道這個不干我事黛玉哭道老太太這是什麼事呢老太太道續弦也好倒多一副粧套黛玉哭道我若在老太太跟前决不使這裡分外的閒錢只求老太太救我賈母道不中用了做了女人終是要出嫁的你孩子家不

知道在此地終非了局黛玉道我在這裡情愿自己做個奴婢過活自做自吃也是愿意只求老太太做主老太太總不言語黛玉抱着賈母的腰哭道老太太你向來最是慈悲的又最疼我的到了緊急的時候怎麼全不管不要說我是你的外孫女兒是隔了一層了我的娘是你的親生女兒看我娘分上也該護庇些說着撞在懷裡痛哭聽見賈母道鴛鴦你來送姑娘出去歇歇我到被他鬧乏了黛玉情知不是路了求去無用不如尋個自盡站起來往外就走深痛自己沒有親娘便是外祖母與舅母姊妹們平時何等待的好可見都是假的又一想今日怎麼獨不見宝玉或見一面看他還有法兒便見宝玉站在面

前笑嘻嘻的說妹妹大喜呀黛玉聽了這一句話越發急了也顧不得什麼了把宝玉緊上拉住說好宝玉我今日纔知道你是個無情無義的人了宝玉道我怎麼無情無義你既有了人家兒偕們各自幹各自的了黛玉越聽越氣越沒了主意自得拉着宝玉哭道好哥哥你叫我跟了誰去宝玉道你要不去就在這裡住着你原是許了我的所以你纔到我們這裡來我待你是怎麼樣的你也想上黛玉恍惚又像果曾許過宝玉的心內忽又轉悲作喜問宝玉道我是可活死定主意的了你到底叫我去不去宝玉道我說叫你住下你不信我的話你就瞧瞧我的心說着就拿着一把小刀子往胸口上一劃只見鮮血直

流黛玉嚇得魂飛魄散忙用手握着宝玉的心高哭道你怎麼做出這個事來你先來殺了我罷宝玉道不怕我拿我的心給你瞧還把手在劃開的地方兒亂抓黛玉又顫又哭又怕人撞破抱住宝玉痛哭宝玉道不好了我的心沒有了活不得了說眼睛往上一番咕咚就倒了黛玉拚命放聲大哭又只聽見紫鵲叫道姑娘姑娘怎麼壓住了快醒七兒脫了衣服睡罷黛玉一番身却原來是一場惡夢喉間猶是哽咽心上還是亂跳枕頭上已經濕透肩背身心但覺冰冷想了一回父親死得久了與寶玉尚未放定這是從那裡說起又想夢中光景無倚無靠再真把宝玉死了那可怎麼樣好一時痛定思痛神魂俱亂又

哭了一回遍身微微出了一點汗兒汗扎掙起來把外單大伏
脫了叫紫鵲蓋了被窩又躺下去翻來覆去那裡再睡得着只
聽得外面淅淅颯颯又像風聲又像雨聲又停了一會子又聽
得遠處的吆呼聲兒却是紫鵲已在那里睡着鼻息出人之聲
自己扎掙着爬起來開着被坐了一會覺得窻縫裡透進一縷
涼風來吹得寒毛直豎便又躺下正要朦朧睡去聽得竹枝上
不知有多少家雀兒的聲兒啾啾唧唧個不住那窻上的紙
隔着屋子漸漸的透進清光來黛玉此時已醒得双眸炯炯一
回兒咳嗽起來連紫鵲都咳嗽醒了紫鵲道姑娘你還沒睡着
麼又咳嗽起來了想是着了風了這會兒窻戶紙發清了也得

好亮起來了歇歇兒罷養養精神別儘着想長想短的了黛玉道
我何嘗不要睡只是睡不着你睡你的罷說了又嗽起來紫鵲
見黛玉這般光景心中也自傷感睡不着了聽見黛玉又嗽連
忙起來捧着痰盒這時天已亮了黛玉道你不睡麼紫鵲笑
道天都亮了還睡什麼呢黛玉道既這樣你就把痰盒兒換了
罷紫鵲答應着忙出來換了一個痰盒兒將手裡的這個盒兒
放在桌上開了套間門出來仍舊帶上門放下撒花軟簾出來
叫囉雪雁開了屏門去倒那盒子時只見滿盒子痰痰中好些
血星唬了紫鵲一跳不覺失聲道噯喲這還了得黛玉裡面接
着問是什麼紫鵲自知失言連忙改說道手裡一滑几乎搵了

痰盒子黛玉道不是盒子裡的痰有了什麼紫鵲道沒有什麼說着這句話時心中一酸那眼淚直流下來聲兒早已岔了黛玉因爲喉間有些甜腥早自疑惑方纔聽見紫鵲在外邊詫異這會子又聽見紫鵲說話聲音帶着悲慘的光景心中覺了八九分便叫紫鵲進來罷外頭看涼着紫鵲答應了一聲這一聲更比頭裡凄慘竟是鼻中酸楚之音黛玉聽了涼了半截看紫鵲推門進來時尚拿手怕拭眼黛玉道大清早起好好的爲什麼哭紫鵲勉強笑道誰叫來早起上來眼睛裡有些不舒服姑娘今夜大槩比往常醒的時候更大罷我聽見咳嗽了大半夜黛玉道可不是越要睡越睡不着紫鵲道姑娘身上不大好依

我說還得自己開解着些身子是根本俗語說的留得青山在依舊有柴燒况這里自老太太起那個不疼姑娘只這一句話又勾起黛玉的夢來覺得心頭一撞眼中一黑神色俱變紫鵲連忙端着痰盒雪雁拖着香梁半日纔吐出一口痰來痰中一縷紫血簌簌亂跳紫鵲雪雁臉都唬黃了兩個旁邊守着黛玉便昏昏躺下紫鵲看着不好連忙努嘴叫雪雁叫人去雪雁纔出屋門只見翠縷翠墨兩個人笑嘻嘻的走來翠縷便道林姑娘怎麼這早晚還不出門我們姑娘和三姑娘都在四姑娘屋裡講究四姑娘畫的那張園子景兒呢雪雁連忙擺手兒翠縷翠墨二人倒都唬了一跳說這是什麼原故雪雁將方纔

的事一一告訴他二人二人都吐了吐舌頭見說這可不是項的你們怎麼不告訴老太太去這還了得你們怎麼這麼糊塗雪雁道我這裡纔要去你們就來了正說着只聽紫鵲叫道誰在外頭說話姑娘問呢三個人連忙一齊進來翠縷翠墨見黛玉蓋着被躺在床上見了他二人便說道誰告訴你們了你們這樣大驚小怪的翠墨道我們姑娘和雲姑娘纔都在四姑娘屋裡講究四姑娘畫的那張園子圖兒叫我們來請姑娘來不知姑娘身上又欠安了黛玉道也不是什麼大病不過覺得身子略軟些躺上兒就起來了你們回去告訴三姑娘和雲姑娘飯後若無事倒是請他們來這里坐坐罷寶二爺沒到你們那

邊去二人答道沒有翠墨道寶二爺這兩天去上了學了老爺天天要查功課那裡還能像從前那麼亂跳呢黛玉聽了默然不言二人又略站了一回都悄悄的退出來了且說探春湘雲正在惜春那邊評論惜春所畫大觀園圖說這個多一點那個少一點這個太疎那個太密大家又議着題詩着人去請黛玉兩語正說着忽見翠縷翠墨二人回來神色匆忙湘雲便先問道林姑娘怎麼不來翠縷道林姑娘昨日夜裡又犯了病了咳嗽了一夜我們聽見雪雁說吐了一盒子痰血探春聽了詫異道這話真麼翠縷道怎麼不直翠墨道我們剛纔進去去瞧了瞧顏色不成顏色說話兒的氣力兒都做了湘雲道不好的這

麼着怎麼還能說話呢探春道怎麼你這麼糊塗不能說話不是已經說到這裡却咽住了惜春道林姐姐那樣一個聰明人我看他總有些瞧不破一點半點兒都要認起真來天下事那裡有多少真的呢探春道既這麼着咱們都過去看看倘若病的利害借們好過去告訴大嫂子回老太太傳大夫進來瞧瞧也得個主意滿雲道正是這樣惜春道姐姐們先去我回來再過去于是探春湘雲扶了小了頭都到瀟湘館來進入房中黛玉見他二人不免又傷心起來因又轉念想起夢中連老太太尚且如此何況他們況且我不請他們他們還不來呢心裡雖是如此臉上却碍不過去只得勉強令紫鵲扶起口中讓坐探

春湘雲都坐在床沿上一頭一個看了黛玉這般光景也自傷感探春道姐姐怎麼身子上又不舒服了黛玉道也沒什麼要緊只是身子軟得狠紫鵲在黛玉身後偷偷的用手指那痰盒兒湘雲到底年輕性情又兼直爽伸手便把痰盒拿起來看來看則已看了唬的驚疑不止說這是姐姐吐的這還了得初時黛玉昏昏沉沉吐了也沒細看此時見湘雲這麼說回頭看時自己早已灰了一半探春見湘雲言失連忙解說道這不過是肺火上炎帶出一半點來也是常事偏是雲丫頭不拘什麼就這樣蠍蠍螫螫的湘雲紅了臉自悔失言探春見黛玉精神短少似有煩倦之意連忙起身說道姐姐靜上的養上神罷我們

回來再瞧你黛玉道緊你二位估着探春又囑咐紫鵲好生留神伏侍姑娘紫鵲答應着探春總要走只聽外面一個人嚷起來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卷八十二終

紅樓夢卷八十三回

省宮闈賈元如染恙 鬧閨閫薛室叙吞聲

話說探春湘雲總要走時忽聽外面一個人嚷道你這不成人的小蹄子你是個什麼東西來這園子裡混攪黛玉聽見了大叫一聲道這裡住不得了一手指着窗外兩眼反插上去原來黛玉住在大觀園中雖靠着賈母疼愛然在別人身上凡事終是寸步留心聽見意外老波多這樣罵着在別人呢一句是貼不上的竟像專罵着自己的自思一個千金小姐只因沒了爹娘不知何人指使這老波多來這般辱罵那裡委屈得來因此肝腸崩裂哭暈去了紫鵲只是哭叫姑娘怎麼樣了快醒轉來

龍探春也呼了一回半晌黛玉回過這口氣這說不出話來那隻手仍向窗外指着探春實意開門出去看見老婆子手中拿着拐棍趕着一個不乾不淨的毛丫頭道我是爲照管這園中的花菓園木來到這裡你作什麼來等我家去了打你一個知道這丫頭扭着頭把一個指頭探在嘴裡瞅着老婆子笑探春罵道你們這些人如今越發沒了王法了這裡是你罵人的地方兒嗎老婆子見是探春連忙陪着笑臉兒說道剛纔是我的外孫女兒看見我來了他就跟了來我怕他鬧所以纔吆喝他回去那裡敢在這裡罵人呢探春道不用多說了快給我都出去這裡林姑娘身上不大好還不快去麼老婆子答應了幾個

是說着一扭身去了那丫頭也就跑了探春回來看見湘雲玩着黛玉的手只管與紫鵲一手抱着黛玉一手給黛玉揉胸口的話你疑了心了麼黛玉只搖搖頭兒探春道他是罵他外孫女兒我纔剛也聽見了這種東西說話再沒有一點道理的他們懂得什麼避諱黛玉聽了點點頭兒拉着探春的手道妹妹叫了一聲又不言語了探春又道你別心煩我來看你是姊妹們應該的你又少人伏侍只要你安心肯吃藥心上把喜歡事兒想上能設一天一天的硬朗起來大家依舊結社做詩豈不好呢湘雲道可是三姐姐說的那麼着不樂黛玉哽咽道你們

只顧要我喜歡可憐我那裡趕得上這日子只怕不能殼了探
春道你這話說的太過了誰沒個病兒災兒的那裡就想到這
裡來了你好生歇歇兒罷我們到老太太那邊回來再看你你
要什麼東西只管叫紫鵲告訴我黛玉流淚道好妹妹你到老
太太那裡只說我請安身上略有點不好不是什麼大病也不
用老太太煩心的探春答應道我知道你只管養着罷說着總
同湘雲出去了這裡紫鵲扶着黛玉躺在床上地下諸事自有
雪雁照料自己只守着傍邊看着黛玉又是心酸又不敢哭泣
那黛玉閉着眼睛躺了半晌那裡睡得着覺得園裡頭平日只是
寂寞如今躺在床上偏聽得風聲虫鳴青鳥語人走的脚步

响声又像遠上的孩子們啼哭声一陣一陣的聒噪的煩躁起
來因叫紫鵲放下帳子來雪雁捧了一碗燕窩湯遞與紫鵲紫
鵲隔着帳子輕輕問道姑娘喝一口湯罷黛玉微上應了一聲
紫鵲復將湯遞給雪雁自己上來捏扶黛玉坐起然後接過湯
來攔在簾邊試了一試一手按着黛玉肩臂一手端着湯送到
唇邊黛玉微上睁眼喝了兩三口便插匕頭兒不喝了紫鵲仍
將碗遞給雪雁輕上扶黛玉睡下靜了一時覺安頓只聽意
外悄悄問道紫鵲妹妹在家麼雪雁連忙出來見是襲人因悄
悄說道姐姐屋裡坐着襲人也便悄悄問道姑娘怎麼着了一面
走一面雪雁告訴夜間及方纔之事襲人聽了這話也唬怔了

因說道怪道剛纔翠縷到我們那邊說你們姑娘病了唬的室
二爺連忙打發我來看是怎麼樣正說着只見紫鵲從裡間
掀起簾子望外看見襲人點頭兒叫他襲人輕輕走過來問道
姑娘睡着了嗎紫鵲點點頭兒問道姐姐纔聽見說了襲人也
點點頭兒蹙着眉道終久怎麼樣好呢那一位昨夜也把我唬
了個半死兒紫鵲忙問怎麼了襲人道昨日晚上睡覺還是好
好兒的誰知半夜裡一疊連聲的嚷起心疼來嘴裡胡說白道
只說好像刀子割了去的是的直鬧到打亮梆子以後纔好些
了你說唬人不唬人今日不能上學還要請大夫來吃藥呢正
說着只聽黛玉在帳子裡又咳嗽起來紫鵲連忙過來捧痰盒

見接痰黛玉微已睜眼問道你合誰說話紫鵲道與入姐姐
來瞧姑娘來了說着襲人已走到床前黛玉命紫鵲扶起一手
指着床邊讓襲人坐下襲人側身坐了連忙陪着笑勸道姑娘
倒還是躺着罷黛玉道不妨你們快別這樣大驚小怪的剛纔
是說誰半夜裡心疼起來襲人道是室二爺偶然魔住了不是
認真怎麼樣黛玉會意知道是襲人怕自己又惹心的原故又
感激又傷心因起勢問道既是魔住了不聽見他還說什麼襲
人道也沒說什麼黛玉點點頭兒遲了半日嘆了一聲總說道
你們別告訴室二爺說伐不好看就攔了他的工夫又叫老爺
生氣襲人答應了又勸道姑娘還是躺七歇歇罷黛玉點頭命

紫鵲扶着歪下藥人，不免坐在旁邊，又寬慰了幾句，然後告辭。回到怡紅院，只說黛玉身上覺不受用，也沒什麼大病。宝玉遂放了心，且說探春、湘雲出了瀟湘館，一路往賈母這邊來。探春因囑咐湘雲道：「姊妹回來，見了老太太，別像剛纔那樣，胃已失失的了。」湘雲點頭笑道：「知道了，我頭裡是叫他唬的，忘了神了。」說着，已到賈母那邊。探春因提起黛玉的病來，賈母聽了，自是心煩，因說道：「偏是這兩個玉兒多病多灾的。」林丫頭一來，二去，大了他這個身子，也是要緊。我看那孩子太是個心細人，也不敢答言。賈母便向鴛鴦道：「你告訴他們，明兒大夫來瞧了，宝玉就叫他到林姑娘那屋裡去，鴛鴦答應着出來告訴了。」

子們婆子們自去傳話。這裡探春、湘雲就跟着賈母吃了晚飯，然後同回園中去。不題。到了次日，大夫來了，瞧了宝玉，不過說飲食不調，着了點兒風邪，沒大要緊，疎散疎散就好了。這裡王夫人、鳳姐等一面遣人拿了方子回賈母，一面使人到瀟湘館告訴。大夫就過來了。紫鵲答應連忙給黛玉蓋好被窩，放下帳子。雪雁趕着收拾房裡的東西。一時賈母陪着大夫進來了，便說道：「這位老爺是常來的，姑娘們不用迴避。」婆子打起簾子，賈母讓着進入房中，坐下。賈母道：「紫鵲姐姐，你先把姑娘的病勢向王老爺說說。」王大夫道：「且慢說，等我診了脈，聽我說了，看是對不對。若有不合的地方，姑娘們再告訴我。」紫鵲便向帳

中扶出黛玉的一隻手來攔在迎手上紫鵲又把錫子連袖子輕七的接起不叫壓住了脉息那王大夫診了好一回兒又換那隻手也診了便同賈璉出來到外間屋裡坐下說道六脉皆弦因平日鬱結所致說着紫鵲也出來站在裡間門口那王大夫便向紫鵲道這病時常應得頭暈減飲食多夢每到五更必醒個九次即日間聽見不干自己的事也必要動氣且多疑多懼不知者疑為性情乖誕其實因肝陰虧損心氣衰耗都是這一個病在那兒作怪不知是否紫鵲點點頭兒向賈璉道說的狠是王大夫醫道既這樣就是了說畢起身同賈璉往外書房去開方子小厮們早已預備下一張梅紅單帖王大夫醫吃了茶因提

筆先寫道

六脉弦遲素積鬱悶左寸無力心氣已衰閉脉獨洪肝邪偏旺木氣不能疏達勢必上侵脾土飲食無味甚至勝所不勝肺金定受其殃氣不流精凝而為痰血隨氣湧自然咳吐理宜疎肝保肺涵養心脾雖有補劑未可驟施姑擬黑逍遙以開其先後用歸肺固金以繼其後不揣固陋俟高明裁服又將七味藥與引子寫了賈璉拿來看時問道血勢上冲柴胡便得麼王大夫笑道二爺但知柴胡是升提之品為吐衄所忌豈知用鱉血拌炒非柴胡不足宜少陽甲胆之氣以鱉血製之使其不致升提且能培養肝陰制過邪火所以內經說通因通

用塞因塞用柴胡用鱉血拌炒正是假周勃以安劉的法子賈
璉點頭道原來是這麼着這就是了王大夫又道先請服兩劑
再加減或再換方子罷我還有一點小事不能久坐容日再來
請安說着賈璉送了出來說道舍弟的藥就是那麼着了王夫
天道宝二爺倒沒什麼大病大約再吃一劑就好了說着上車
而去這里賈璉一面叫人抓藥一面回到房中告訴鳳姐黛玉
的病原與大夫用的藥說了一遍只見周瑞家的走來回了几
件沒要緊的事賈璉聽到一半便說道你回二奶奶罷我還有
事呢說着就走了周瑞家的回完了這件事又說道我方纔到
林姑娘那邊看他那個病竟是不好呢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有
摸了摸身上只剩得一把骨頭問問他也沒有話說只是淌眼
淚回來紫鵲告訴我說姑娘現在病着要什麼自己又不肯要
我打算要問二奶奶那里支用一兩個月的月錢如今吃藥雖
是公中的零用也得幾個錢我答應了他替他來回奶奶鳳姐
低了半日頭說道竟這麼着罷我送他几兩銀子使罷也不用
告訴林姑娘這月錢却不是好支的一個人開了列要是都支
起來那如何使得呢你不記得趙姨媽和三姑娘拌嘴了也無
非為的是月錢况且近來你也知道出去的多進來的少總純
不過濟兒來不知道的還說我打算的不好更有那一種嚼舌
根的說我搬運到娘家去了周嫂子你倒是那里經手的人這

個自然還知道些周瑞家的道真正委屈死人這樣大門頭兒
除了奶奶這樣兒心計當家罷了別說是女人當不來就是三
頭六臂的男人還撐不住呢還說這些個混賬話說着又笑了
一聲奶奶還沒聽見呢外頭的人還更糊塗呢前日兒周瑞回
家來說起外頭的人打諒着俗們府裡不知怎麼樣有錢呢也
有說賈府里銀庫几間金庫几間使用的傢伙都是金子鑲了
玉石嵌了的也有說姑娘做了王妃自然皇上家的東西分的
了一半子給娘家前兒貴妃娘娘省親回來我們還親見他帶
了几車金銀回來所以家裡收拾擺設的水晶宮是的那日在
廟裡還愿花了几萬銀子只算牛身上拔了一根毛罷咧又有

人還說他門前的獅子只怕還是玉石的呢園子裡還有金獅
麟叫人偷了一個去如今剩下一個了家裡的奶奶姑娘不用
說就是屋裡使用的姑娘們也是一點兒不動喝酒下棋彈琴
書上橫豎有伏侍的人呢單管穿羅單紗吃的帶的都是人家
不認得的那些哥兒姐兒們更不用說了要天上的月亮也有
人去拿下來給他頑還有歌兒呢說是寧國府榮國府金銀財
寶如糞土吃不窮穿不窮算來說到這裡猛然咽住原來那時
歌兒說道是算來搥是一場空這周瑞家的說溜了嘴說到這
裡忽然想起這話不好因咽住了鳳姐兒聽了已明白必是句
不好的話了也不便追問因說道那都沒要緊只是這金麒麟

的話從何而來周瑞家的笑道就是那廟裡的老道士送給寶二爺的小金麒麟兒後來丟了几天虧了史姑娘檢着還了他外頭就造出這個謠言來了奶奶說這些人可笑不可笑鳳姐道這些話倒不是可笑倒是可怕的僭們一日難似一日外面還是這麼講究俗語兒說的人怕出名豬怕壯況且又是個虛名兒終久還不知怎麼樣呢周瑞家的道奶奶慮的也是只是滿城裡茶坊酒舖兒以及各衙門兒都是這樣說并且不是一年了那裡握的住衆人的嘴鳳姐點點頭兒因叫平兒稱了兩銀子遞給周瑞家的道你先拿去交給紫鵲只說我給他添裡只東西的若要官中的只管要去別提這月錢的話他也是

個伶透人自然明白我的話我得了空兒就去瞧姑娘去周瑞家的接了銀子答應着自去不提且說賈璉走到外面只見一個小厮迎上來回道大老爺叫二爺說話呢賈璉急忙過來見了賈赦賈赦道方纔風聞宮裡傳了一個大醫院御醫兩個吏目去看病想來不是宮女兒下人了這凡天娘娘宮裡有什麼信兒沒有賈璉道沒有賈赦道你去問問二老爺和你珍大哥不然這該叫人去到大醫院內打聽打聽總是賈璉答應了一面吩咐人往大醫院去一面連忙去見賈政賈珍賈政聽了這話因問道是那里來的風聲賈璉道是大老爺纔說的賈政道你索性和你珍大哥到裡頭打聽打聽賈璉道我已經打發

人往太醫院去了一面說着，一面退出來去。我賈珍只見恰好賈珍迎面來了，賈璉忙告訴賈珍。賈珍道：「我正爲也聽見這話來，回大老爺二老爺去的，於是兩個人同着去見賈政。賈政道：『如係元妃，少不得終有信的。』說着，賈赦也過來了。到了晌午，打聽的尚未回來，門上人進來回說：『有兩個內相在外要見二位老爺。』」賈赦道：『請進來。』門上的人領了老爺進來，賈赦賈政迎至二門外，先請了娘的安，一面同着進來，走至廳上，讓了坐。老公道：『前日這裡貴妃娘娘有些欠安，昨日奉過旨意，宣召親丁四人進裡頭探問，許各帶了頭一人，餘皆不用親丁。男人只許在宮門外，遞個職名，請安聽信，不得擅入。』」明日辰巳時進去，申酉時出來。賈赦賈政等站着聽了旨意，復又坐下。議罷，公吃茶畢，老公辭了出來。賈赦賈政送出大門，回來先與賈母。賈母道：『親丁四人，自然是我和你們兩位太太了。那一個呢？』眾人也不敢答言。賈母想了想，道：『必得是鳳姐兒。他諸事有照應，你們爺兒們各自商量去罷。』賈赦賈政答應了出來。因派了賈璉賈蓉看家，外凡文字輩、草字輩一應都去。遂吩咐家人預備四乘綠轎十餘輛，大車明兒黎明伺候家人答應去了。賈赦賈政又進去回明老太太。辰巳時進去，申酉時出來。今日早些歇，明日好早些起來收拾進宮。賈母道：『我知道你們去罷。』賈政等退出這裡。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也都說了一會子。元

妃的病又說了些閑話纔各自散去次日黎明各開屋子了頭
們將燈火點齊整脩太太們各梳洗畢爺們亦各整頓好了一
到那初林之孝台賴大進來至二門口回道轎車俱已齊脩在
門外伺候着呢不一時賈赦那夫人也過來了大家用了早飯
鳳姐先扶老太太出來眾人圍隨各帶使女一人緩步前行又
命李貴等二人先騎馬去外宮門接應自己家眷隨後文字輩
至草字輩各自登車騎馬跟着眾家人一齊去了賈璉賈容在
家中看家且說賈家的車輛轎馬俱在外西垣門口歇下等着
一回兒有兩個內監出來說道賈府省親的太太奶奶們着令
入宮探問爺們俱着令內宮門外請安不得入見門上人

進去賈府中四乘轎子跟着小內監前行賈家爺們在轎後步
行跟着令眾家人在外等候走近宮門口只見幾個老公在門
上坐着見他們來了便站起來說道賈府爺們至此賈赦賈政
便推次立定轎子抬至宮門口便都出了轎早有幾個小內監
引路賈母等各有了頭扶着步行走至元妃寢宮只見奎璧輝
燿琉璃昭耀又有兩個小宮女兒傳諭道只用一安請槩儀注
都免賈母等謝了恩來至床前請安畢元妃都賜了坐賈母等
又告了坐元妃便向賈母道近日身上可好賈母扶着小了頭
顛上巍上站起來答應道托娘上洪福起居尚健元妃又向邢
夫人王夫人問了好邢王二夫人站着回了話元妃又問鳳姐

家中過的日子若何鳳姐站起來回奏道尚可支持元妃道這
幾年來難為你操心鳳姐正要站起來回奏只見一個宮女傳
進許多職名請娘上龍目元妃看時就是賈赦賈政等若干人
那元妃看了職名眼圈兒一紅止不住流下泪來宮女兒遞過
綉子元妃一面拭泪一面傳諭道今日稍安令他們外面暫歇
賈母等站起來又謝了恩元妃含泪道父女兄弟反不如小家
子得以常常親近賈母等都忍着泪道娘上不用悲傷家中已
托着娘上的福多了元妃又問宝玉近來若何賈母道近來頗
肯念書因他父親逼得緊嚴如今文字也都做上來了元妃道
這樣纔好遂命外宮賜宴便有兩個宮女兒因個小太監引了

到一座宮裡已擺得齊整各按坐次坐了不必細說一時吃完
了飯賈母帶着他媳婦三人謝過宴又耽擱了一回看七已近
酉初不敢羈留俱各辭了出來元妃命宮女兒引道送至內宮
門門外仍是四個小太監送出賈母等依舊坐着轎子出來賈
赦接着大夥兒一齊回去到家又要安排明後日進宮仍令照
應齊集不提且說薛家夏金桂趕了薛蟠出去日間拌嘴沒有
對頭秋菱又住在寶釵那邊去了只剩得寶蟾一人同住既給
與薛蟠作妾寶蟾的意氣又不比從前了金桂看去更是一個
對頭自己也後悔不來一日吃了几杯悶酒躺在炕上便要借
那寶蟾做個醒酒湯用因問寶蟾道大爺前日出門去到底是

到那里去你自然是知道了。寶蟾道：「我那里知道他在奶奶跟前還不說誰知道他那些事？」金桂冷笑道：「如今還有什麼奶奶太太的都是你們的世界了？別人是惹不得的，有人護庇着我，也不敢去虎頭上捉風子。你還是我的丫頭，問你一句話，你就和我摔臉子說塞風，你既這麼有勢力，爲什麼不把我勸死了？你和秋葵不拘誰做了奶奶，那不清淨了麼？偏我又不死，碍那你們的道兒。空蟾聽了這話，那裡受得住，便眼睛直直的瞅着金桂道：「奶奶這些閑話，只好說給別人聽去。我並沒合奶奶說什麼，奶奶不敢惹人家，何苦來拿着我們小軟兒出氣呢？正經的奶奶又粧聽不見，沒事人一大堆了。」說着便哭天哭地。

來金桂越發性起，便爬下炕來要打寶蟾。寶蟾也是夏家的風氣，半點兒不讓。金桂將桌椅杯盞盡行打翻。那寶蟾只管喊冤叫屈，那裡理會他。半箇兒豈知薛姨媽在寶釵房中聽見如此吵嚷，叫香菱你去瞧瞧。且勸勸他。寶釵道：「使不得，媽媽別叫他去了。豈能勸他？那更是火上澆了油了。」薛姨媽道：「既這麼樣，我自己過去。寶釵道：「依我說，媽媽也不用去，由着他們鬧去罷。這也是沒法兒的事了。」薛姨媽道：「這那裡還了得？說着自己扶了頭，住金桂這邊來。寶釵只得也跟着過去。又囑咐香菱道：「你在這裡罷。母女同至金桂房門口，聽見裡頭正還嚷哭不止。薛姨媽道：「你們是怎麼着？又這樣家翻宅亂起來。這還像個

人家兒嗎矮牆淺屋的難道都不怕親戚們聽見笑話了麼金桂屋裡接聲道我倒怕人笑話呢只是這裡掃帚顛倒監也沒
有主子也沒有奴才也沒有妻沒有妾是個混賬世界了我們
夏家門子裡沒見過這樣規矩是在受不得你們家這樣委屈
了寶釵道大嫂子媽媽因聽見開得荒纔過來的就是問的急
了些沒有分清奶奶寶釵兩字也沒有什麼如今且先把事情
說開人家和和氣氣的過日子也省的媽媽天天爲借們操心
那薛姨媽道是啊先把事情說開了你再問我的不是還不遲
晚金桂道好姑娘好姑娘你是個大賢大德的你日後必定有
個好人家好女婿決不像我這樣守活寡舉眼無視叫人家騎

上頭來欺負的我是個沒心眼兒的人只求姑娘我說話別往
死裡挑檢我從小見到如今沒有爹娘教道再者我們屋裡老
婆漢子大女人小女人的事姑娘也管不得寶釵聽了這話又
是羞又是氣見他母親這樣光景又是疼不過因忍了氣說道
大嫂子我勸你少說句兒誰誰挑檢你又是誰欺負你不要說
是嫂子就是秋菱我也從來沒有加他一點聲氣見的金桂聽
了這幾句話更加拍着炕簷大哭起來說我那裡比得秋菱連
他脚底下的泥我還跟不上呢他是來久了的知道姑娘的心
事又會獻勤兒我是新來的又不會獻勤兒如何拿我比他何
苦求天下有幾個都是貴妃的命行點好兒罵別修的像我嫁

個糊塗行了守活寡那就是活活見的現了眼了薛姨媽聽到
那裡萬分氣不過便站起身來道不是我護著自己的女孩兒
他句句勸你句句却句句恹他你有什麼過不去不要尋他勒死
我倒也是希鬆的寶釵忙勸道媽媽你老人家不用動氣借們
既來勸他自己生氣倒多了層氣不如且出去等嫂子歇歇兒
再說因吩咐寶釵道你可別再多嘴了跟了薛姨媽出得房來
走過院子裡只見賈母身邊的了頭同着秋菱迎面走來薛姨
媽道你從那裡來老太太身上可安那了頭道老太太身上好
叫來請姨太太安還謝謝前見的荔枝還給琴姑娘道喜寶釵
道你多早晚來的那了頭道來了好一會子了薛姨媽料他知

道紅着臉說道這如今我們家裡鬧得也不像個過日子的人
家了叫你們那邊聽見笑話了頭道姨太太說那里的話誰家
沒個碟大碗小磕着碰着的呢那是姨太太多心罷咧說着跟
了回到薛姨媽房中畧坐了一回就去了寶釵正囑咐香菱些
話只聽薛姨媽忽然叫道左脇疼痛的狠說着便向炕上躺下
唬得寶釵香菱二人手足無措要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卷八十四

試文字寶玉始提親 探驚風買環重結怨

却說薛姨媽一時因破金桂這場氣惱得肝氣上逆左脇作痛
寶釵明知是這個原故也等不及醫生來看先叫人去買了幾
錢鈎藤來濃濃的煎了一碗給他母親吃了又和秋菱給薛姨
媽搥腿揉胸停了一會見畧覺安頓這薛姨媽只是又悲又氣
氣的是金桂撒潑悲的是寶釵有涵養倒覺可憐寶釵又勸了
一回不知不覺的睡了一覺肝氣也漸七平復了寶釵便說道
媽媽你這種閒氣不要放在心上總好過几天走得動了樂得
往那邊老太太姨媽處去說上話兒散散悶也好家裡橫豎有

我和秋菱照看着靠他也不敢怎麼樣薛姨媽點上頭道過兩日着罷了且說元妃疾愈之後家中俱各喜歡過了九日有九個老公走來帶着東西銀兩宜貴妃娘娘之命因家中省問勸勞俱有賞賜把物件銀兩一一交清楚楚賈赦賈政等稟明了賈母一齊謝恩畢太監吃了茶去了大家回到賈母房中說笑了一回外面老婆子傳進來說小廝們來回道那邊有人請大老爺說要緊的話呢賈母便向賈赦道你去罷賈赦答應着退出來自去了這裡賈母忽然想起合賈政笑道娘娘心裡却甚寔惦记着宝玉前兒還特特的問他來着呢賈政陪笑道只是宝玉不大肯念書辜負了娘上的美意賈母道我倒給他上了

個好兒說他近日文章都做上來了賈政笑道那裡能像老太太的話呢賈母道你們時常叫他出去作詩作文難道他都沒有上來麼小孩子家慢工的教導他可是人家說的樣子也不是一口兒吃的賈政聽了這話忙陪笑道老太太說的是賈母又道提起宝玉我還有一件事和你商量如今他也大了你們也該留神看一個好孩子給他定下這也是他終身的大事也別論這近親戚什麼窮呵富呵只要深知那姑娘的脾性兒好模樣兒周正的就好賈政道老太太吩咐的狠是但只一件姑娘也要好第一要他自己學好總好不然不種不莠的反倒耽誤了人家的女孩兒豈不可惜賈母聽了這話心裡却有些不

喜欢便說道論起來現放着你們作父母的那里用我去操心
但只我想宝玉這孩子從小兒跟着我未免多疼他一點兒就
恨了他成人的正事也是有的只是我看他那生來的模樣兒
也還端正心性兒也還實在未必一定是那種沒出息的必至
遭塌了人家的女孩兒也不知是我偏心我看着橫豎比環兒
畧好些不知你們看着怎麼樣凡句話說的賈政心中甚是不
安連忙陪笑道老太太看的人也多了既說他好有造化的想
來是不錯的只是兒子望他成人性兒太急了一點或者竟合
古人的話相反倒是莫知其子之美了。一句話把賈母也慍笑
了家人也都陪笑着去了。賈母因說道這會子也有了幾歲年

紀又居官自然是越歷練越老成說到這里回頭瞅着邢夫人
合王夫人笑道想他那年輕的時候那一種古怪脾氣上金玉
還加一倍呢直等娶了媳婦過畧上的懂了些人事兒如今只
抱怨宝玉這會子我看宝玉比他還略體些人情兒呢說的那
夫人王夫人都笑了因說道老太太又說起鬧笑兒的話兒來
了說着小了頭子們進來告訴鴛鴦請示老太太晚飯伺候不
了賈母便問你們又咕咕唧唧的說什麼鴛鴦笑着回明了賈
母道那麼着你們也都吃飯去罷單留鳳姐兒和珍哥媳婦跟
着我吃罷賈政及邢王二夫人都答應着伺候擺上飯來賈母
又催了一遍總都退出各散却說邢夫人自去了賈政同王夫

人進入房中賈政因提起賈母方纔的話來說道老太太這樣疼宝玉畢竟要他有些實學日後可以混得功名總好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場也不至遭塌了人家的女兒王夫人道老爺這話自然是該當的賈政因着個屋裡的了頭傳出去告訴李貴宝玉放學回來索性吃飯後再叫他過來說我還要問他話呢李貴答應了是至宝玉放了學剛要過來請安只見李貴道二爺先不用過去老爺吩咐了今日叫二爺吃了飯再過去呢聽見還有話問二爺呢宝玉聽了這話又是一個悶雷只得見過賈政此時在內書房坐着宝玉進來請了安二爺待立賈政問

道這几日我心上有事也忘了問你那一日你說你師父任你講一個月的書就要給你開筆如今算來將兩個月了你到底開了筆了沒有宝玉道總做過三次師父說且不必回老爺知道等好些再回老爺知道罷因此這兩大總沒敢回賈政道是什麼題目宝玉道一個是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個是人不知而不愠一個是則歸墨三字賈政道都有稿兒麼宝玉道都是作了抄出來師父又改的賈政道你帶了家來了還是在學房裡呢宝玉道在學房裡呢賈政道叫人取了來我瞧宝玉連忙叫人傳話與焙茗叫他往學房中去我書桌子抽屜裡有一本簿上兒竹紙本子上面寫着習課兩字的就是快拿來一回兒

焙茗拿了來遞給宝玉。宝玉呈與賈政。翻開看時，見頭一篇着題目是「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他原本破的是「那聖人有志於學」而已。然矣。代儒却將「幼字」抹去，明用「十五」。賈政道：「你原本幼字便扣不清題目了。」幼字是從小起，至十六日以前都是幼。這查書是聖人自言學問工夫與年俱進的話。所以「十五」「十六」「十七」俱要明點出來。總見得到了「几時」有這一個光景到了「几時」又有那麼個光景。師父把你「幼字」改了「十五」便明白了。好些看到承題那抹去的原本云：「夫不志于學人之常也。」賈政搖頭道：「不但是「孩子氣」可見你本性不是個學者的志氣。」又看後句「聖人十五而志之不亦難乎？」說道：「這更不成話。」

了。然後看代儒的改本云：「夫人孰不學而志于學者？」卒解此聖人所為自信于「十五」時歟。便問改的懂得麼？宝玉答應道：「懂得。」又看第二篇題目是「人不知而不愠」。便先看代儒的改本云：「不以不知而愠者終無改其說樂矣。」方觀着，眼着那抹去的原本，說道：「你是什麼能無愠人之心？」純乎學者也。上一句似單做了，而不愠三個字的題目。下一句又犯了下文君子的分界。必如改筆總合題位呢。且下句我清上支方是書理，須要細心領略。宝玉答應着賈政，又往下看，夫不知未有不愠者也。而竟不然，是非由說而樂者，曷克臻此原本末句非純學者乎？賈政道：「這也與破題同病的。」這改的也罷了。不過清苦還說得去第二藝。

是則歸墨賈政看了題目自己揚着頭想了一想因問宝玉道
你的書講到這裏了麼宝玉道師父說孟子好懂些所以倒先
講孟子大前日總講完了如今講上論語呢賈政因看這個破
承倒沒改破題云言於舍楊之外若別無所歸者焉賈政說道
第二句倒難為你夫墨非欲歸者也而墨之信已半天下矣則
舍楊之外欲不歸於墨得乎賈政道這是你做的麼宝玉答應
道是賈政點點頭兒因說道這也並沒有什麼出色處但初試
筆能如此還算不離前年我在任上時還出個惟士爲能這個
題目那些童生都讀過前人這篇不能自出心裁每多抄襲你
念過沒有宝玉道也念過賈政道我要你另換個主意不許雷

同了前入只做個破題也使得宝玉只得答應着低頭搜索枯
腸賈政背着手也在門口站着作想只見一個小小廝在外飛
走看見賈政連忙側身垂手站在賈政便問道作什麼小廝回
道老太太那邊姨太太來了二奶奶傳出話來叫預備飯呢賈
政聽了也沒言語那小廝自去了誰知宝玉自從寶釵搬回家
去十分想念聽見薛姨媽來了只當寶釵回來心中早已忙了
便乍着胆子問道破題倒作了一個但不知是不是賈政道你
念來我聽宝玉念道天下不肯士也能無產者亦僅矣賈政聽
聽了點着頭道也還使得已後作文批要把界限分清神理想
明白了再去動筆你來的時候老太太知道不知道宝玉道知

道的賈政道既如此你還到老太太處去罷。玉容應了個是。只得拿捏着慢上的退出方過穿廊月洞門的影屏便一溜烟跑到老太太院門口急得焙茗在後頭趕着叫看跌倒了老爺。來了。寶玉那里聽得見剛進得門來便聽見王夫人鳳姐探春等笑語之聲了。嬖們見寶玉來了連忙打起簾子悄悄告訴道。姨太太在這里呢。寶玉赶忙進來給薛姨媽請安。過來總給賈母請了晚安。賈母便問你今兒怎麼這早晚總散學。寶玉悉把賈政看文章並命作破題的話說了一遍。賈母笑容滿面。寶玉因問家人道。寶姐姐在那里坐着呢。薛姨媽笑道。你姐姐剛才過來家裏和香菱作活呢。寶玉聽了心中索然。又不好就走。只

見說着話兒已擺上飯來。自然是賈母薛姨媽上坐。探春等陪坐。薛姨媽道。寶哥兒呢。賈母忙笑說道。寶玉跟着我這邊坐罷。寶玉連忙回道。頭裡散學時李貴傳老爺的話。叫吃了飯過去。我趕着要了一碟菜泡茶吃了一碗飯就過去了。老太太和姨媽姐姐們用罷。賈母道。既這麼着。鳳丫頭就過來跟着我。你太太總說他今兒吃齋。叫他們自己吃去罷。王夫人也道。你跟着老太太姨太太吃罷。不用等我。我吃齋呢。於是鳳姐告了坐了。頭安了盃筋。鳳姐執壺斟了一巡。總歸坐大家吃着酒。賈母便問道。可是總姨太太提香菱我聽見前兒了。頭們說秋菱不知是誰。問起來總知道是他。怎麼那孩子好上的又改了名字呢。

薛姨媽滿臉飛紅嘆了口氣道老太太再別提起自從蟠兒娶了這個不知好女的媳婦成日家咕咕唧唧如今鬧的也不成個人家了我也說過他几次他牛心不聽說我也沒那麼大精神和他們儘着吵去只好由他們去可不是他嫌這了頭的名兒不好改的賈母道名兒什麼要緊的事呢薛姨媽道說起來我也怪臊的其實老太太這還有什麼不知道的 he 那里是爲這名兒不好聽見說他因爲是寧了頭起的他總有心要改賈母道這又是什麼原故呢薛姨媽把手絹子不住的擦眼淚未嘗說又歎了一口氣道老太太還不知道呢這如今媳婦子專和寧了頭嘔氣前日老太太打發人看我去我們家裡正鬧呢

賈母連忙接着問道可是前兒聽見姨太太屏氣寒要打發人看去後來聽見說好了所以沒着人去依我勸姨太太竟把他們別放在心上再者他們也是新過門的小夫妻過些時自然就好了我看寧了頭性格兒溫厚和平雖然年輕比大人更強几倍前日那小了頭子回來說我們這邊還都讚歎了他一會子都像寧了頭那樣心胸兒脾氣兒真是百裡挑一的不是我說句冒話那給人家作了媳婦兒怎麼叫公婆們不疼家裡上上下下不賓服呢寧玉頭裡已經聽煩了推有故要走去聽見這話又坐了欵上的往下聽薛姨媽道不中用他雖好到底是女孩兒家養了蟠兒這個糊塗孩子真真叫我不放心只怕在

外頭喝點子酒鬧出事來幸虧老太太這裡的大爺二爺常和
他在一塊兒我還放點兒心宝玉聽到這里便接口道媽媽更
不用懸心薛大哥相好的都是些正經買賣大客人都是有体
面的那裡就鬧出事來薛媽媽笑道依你這樣說我敢只不用
操心了說話間飯已吃完宝玉先告辭了晚間還要看書便各
自去這裡了頭們剛捧上茶來只見琥珀走過前來向賈母耳
邊邊說了几句賈母便向鳳姐兒道你快去罷瞧七巧姐兒
去罷鳳姐去了還不知何故大家也怔了琥珀遂過來向鳳姐
道這平兒打發小了頭子來回二奶奶說巧姐兒身上不大
好請二奶奶忙着些過來纔好呢賈母因說道你快去罷姨大

太也不是外人鳳姐連忙答應在薛媽媽跟前告了辭又見王
夫人說道你先過去我就去小孩子家魂兒還不全呢別叫了
頭們大驚小怪的屋裡的貓兒狗兒也叫他們陷點神兒傷着
孩子貴氣偏有這些瑣碎鳳姐答應了然後帶了小了頭回房
去了這裡薛媽媽又問了一回黛玉的病賈母道林了頭那孩
子倒罷了只是心重些所以身子就不大狠結實了要賭靈性
兒也合宜了頭不差什麼要賄寬厚待人裡頭却不濟他宝姐
姐有就待有儀讓了薛媽媽又說了兩句閒話兒便道老太太
歇着罷我也要到家裡去看七只剩下宝了頭和香菱了打那
麼同着姨太太看七巧姐兒賈母道正是姨太太上年紀的人

看上是怎麼不好說給他們也得點主意兒薛姨媽便告辭同着王夫人出來往鳳姐院裡去了却說賈政試了宝玉一番心裡却也喜歡走向外面和那些門客閒談說起方纔的話來便有新進到來最善大棋的一個王爾調名作梅的說道據我們看來宝二爺的學問已是大進了賈政道那有進益不過畧懂得些罷咧學問兩個字早得狠呢詹光道這是老世翁過謙的話不但王六兄這般說就是我們看宝二爺必定要高發的賈政笑道這也是諸位過愛的意思那王爾調又道晚生還有一句話不揣冒昧合老世翁說賈政道什麼事王爾調陪笑道也是晚生的相與做過南韶道的張大老爺家有一位小姐說

是生得德容功貌俱全此時尚未受聘他又沒有兒子家資巨萬但是要富貴双全的人家女婿又要出眾總肯作親晚生來了兩個月瞧着宝二爺的人品學業都是必要大成的老世翁這樣門楣還有何說若晚生過去包管一說就成賈政道宝玉說親却也是年紀了並且老太太常說起但只張大老爺素來尚未深悉詹光道王兄所提張家晚生却也知道况合大老爺那邊是舊親老世翁一問便知賈政想了一回道大老爺那邊不曾聽得這門親戚詹光道老世翁原來不知道張府上原和邢舅太爺那邊有親的賈政聽了方知是邢太太的親戚坐了一回進來了便要向王夫人說知轉問邢夫人去誰知王夫人

陪了薛姨媽到鳳姐那邊看巧姐兒去了那天已經掌燈時候
薛姨媽去了王夫人總過來了賈政告訴了王爾調和詹光的
話又問巧姐兒怎麼了王夫人道怕是驚風的光景賈政道不
甚利害呀王夫人道看着是搐風的來頭祇還沒搐出來呢賈
政聽了便不言語各自安歇一宿晚景不提却說次日邢夫人
過賈母這邊來請安王夫人便提起張家的事一面回賈母一
面問邢夫人邢夫人道張家雖係老親但近年來久已不通音
信不知他家的姑娘是怎麼樣的倒是前日孫親家太太打發
老婆子來問安却說起張家的事說他家有個姑娘托孫親家
那邊有對勁的提一提聽見說只這一個女兒十分的嬌養也

識得幾個字兒見不得大陣兒常在房中不出來的張大老爺
又說只有這一個女孩兒不肯嫁出去怕人家公婆嚴姑媳受
不得委屈必要女婿過門贅在他家給他料理些家事賈母聽
到這里不等說完便道這個使不得我們宝玉王別人伏侍他還
不設呢倒給人家當家去邢夫人道正是老太太這個話賈母
因向王夫人道你回來告訴我老爺就說我的話這張家的親
事是作不得的王夫人答應了賈母便問你們昨日看巧姐兒
怎麼樣頭裡不見來回我說狠不大好我也要過去看看呢邢
王二夫人道老太太雖疼他他那里就的住賈母道却也不止
爲他我也要走動走動活活筋骨兒說着便吩咐你們吃飯去

罷回來同我過去邢王二夫人答應着出來各自去了一時吃了飯都來陪賈母到鳳姐房中鳳姐連忙出來接了進去賈母便問巧姐兒到底怎麼樣鳳姐兒道只怕是撞風的來頭賈母道這處着還不請人趕着瞧鳳姐道已經請去了賈母因同邢王二夫人進房來看只見奶子抱着用桃紅綾子小綿被兒裹着臉皮起書眉稍鼻翅微有動意賈母同邢王二夫人看了看便出外間坐下正說間只見一個小了頭回鳳姐道老爺打發人問姐兒怎麼樣鳳姐道替我回老爺就說請大夫去了一會兒開了方子就過去回老爺賈母忽然想起張家的事來向王夫人道你該就去告訴你老爺省得人家去說了回來又駁回

又問邢夫人道你們和張家如今爲什麼不走了邢夫人因又說論起那張家行事也难合俗例作親太膏剋沒的玷辱了宝玉鳳姐聽了這話已知八九便問道太太不是說宝玉兄弟的親事邢夫人道可不是麼賈母接着因把剛纔的話告訴鳳姐鳳姐笑道不是我當着老祖宗太太們跟前說句大胆的話現放着天配的姻緣何用別處去我賈母笑問道在那里鳳姐道一個宝玉一個金鎖老太太怎麼忘了賈母笑了一笑因說昨日你姑媽在這里你爲什麼不提鳳姐道老祖宗和太太們在前頭那里有我們小孩子家說話的地方兒况且姨媽過來的老祖宗怎麼提這些個這也得太太們過去求親纔是賈母笑了

邢王二夫人也都笑了賈母因道可是我背晦了說着人回大夫來了賈母便坐在外間邢王二夫人畧避那大夫回賈璉進來給賈母請了安方進房中看了出來站在地下躬身回賈母道姐兒一半是內熱一半是驚風須先用一劑發散風痰藥這要用四神散總好因病勢來得不輕如今的牛黃都是假的要我真牛黃方用得賈母道了之那大夫同賈璉出去開了方子去了鳳姐道人參家裡常有這牛黃倒怕未必有外頭買去只是要真的總好王夫人道等我打發人到姨太太那邊去我他家賭兒是尚與那些西客們做買賣或者有真的也未可知我叫人去問問正說話間眾姊妹都來瞧來了坐了一回也都

跟着賈母等去了這里煎了藥給巧姐兒灌了下去只見墜的
一聲連藥帶痰都吐出來鳳姐總畧放了一點兒心只見王夫
人那邊叫丫頭拿着一點兒的小紅紙包兒說道二奶奶牛
黃有了太太說了叫二奶奶親自把分兩對準了呢鳳姐答應
着接過來便叫平兒配齊了真珠末片硃砂快熬起來自己取
戩子按方秤了換在裡面等巧姐兒醒了好給他吃只見賈環
掀簾進來說二姐姐你們巧姐兒怎麼了媽叫我來瞧瞧他鳳
姐見了他母子便嫌說好些了你回去說叫你們姨娘想着那
賈環口裡答應只管各處瞧着看了一回便問鳳姐兒道你這
里聽得說有牛黃不知牛黃是怎麼個樣兒給我瞧上呢鳳姐

道你別在這里鬧了姐兒總好些那牛黃都煎上了賈環聽了便去伸手拿那錦子時豈知措手不及沸的一声錦子倒了火已潑滅了一半賈環見不是事自覺沒趣連忙跑了鳳姐氣的火星直爆罵道真真那一世的对頭冤家你何苦來還來使捉狹從前你媽要想害我如今又來害姐兒我和你几輩子的仇呢一面罵平兒不照應正罵着只見了頭來我賈環鳳姐道你去告訴趙姨娘說他操心也太苦了巧姐兒死定了不用他惦着了平兒急忙在那里配藥再熬那了頭摸不着頭腦便悄悄問平兒道二奶奶爲什麼生氣平兒將環哥弄倒藥錦子說了一遍了頭道怪不得他不敢回來躲了別處去了這環哥兒

明日還不知怎麼樣呢平姐姐我替你收拾罷平兒說這倒不消幸虧牛黃還有一點如今配好了你去罷了頭道我一準回去告訴趙姨奶奶也省得他天天說嘴了頭回去果然告訴了趙姨娘趙姨娘氣的叫快我環兒環兒在外間屋子裡躲着被了頭去了來趙姨娘便罵道你這個下作種子你爲什麼弄澈了人家的藥招的人家咒罵我原叫你去問一声不用進去你偏進去又不就走還要虎頭上捉虱子你看我回了老爺打你不打這里趙姨娘正說着只聽賈環在外間屋子里更說出些凉心動魄的話來未知何言下回分解

卷八十四終



